

戴國煒文集

10

戴國煒 著
魏廷朝 譯

台灣霧社蜂起事件

研究與資料（上）

戴

國

煒

文

集

10 台灣霧社蜂起事件
——研究與資料（上）

戴國輝文集【10】

台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上)

編 著——戴國輝

譯 者——魏廷朝

總 策 畫——王曉波

主 編——林彩美

執行編輯——陳淑美・李佳穎・洪淑暖

封面設計——唐壽南

出 版——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本書由國史館授權出版

發行人——王榮文(遠流)・魏德文(南天)

出版發行——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汀州路三段 184 號 7 樓之 5

電話◎(02)2365-1212 傳真◎(02)2365-7979

郵購劃撥帳號◎ 01894561

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283 巷 14 弄 14 號 1 樓

電話◎(02)2362-0190 傳真◎(02)2362-3834

郵購劃撥帳號◎ 01080538

香港發行——遠流(香港)出版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310 號雲華大廈四樓 505 室

電話◎ 2508-9048 傳真◎ 2503-3258

香港售價◎港幣 2000 元

著作權顧問——蕭雄淋律師

法律顧問——王秀哲律師・董安丹律師

2002 年 4 月 1 日 初版一刷

全套售價◎新台幣 6000 元 (套書不分售)

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32-4586-8

YLib 遠流博識網

<http://www.ylib.com> E-mail: ylib@ylib.com

◎南天書局

<http://www.smcbook.com.tw> E-mail: weitw@smcbook.com.tw

【內容簡介】

戴國煇先生的臺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

臺灣總督府自一九〇五年開始施行其理蕃政策，把先住民社會編入日本帝國主義之支配下。霧社事件即爲其苛刻支配結果的集大成而終至暴發的事件。本編著可說是構成戴先生的臺灣研究中極重要的研究之一部分。其基本視點爲漢民族對先住民的原罪，日本支配者又用更殘酷的方法重犯了此原罪。

戴先生認爲先住民的歷史應該由他們自己來寫，但是戴先生更認爲先住民著英茁壯之前，替他們把散佚的資料收集起來，即是本編著的主要著眼點。當時的日本學界，把臺灣研究置於視野之外，幾乎無人問津，戴先生對於這個缺落深感不安與遺憾。

在使命感與人類愛的催促下，他於七〇年代糾合同好之士創立臺灣近現代史研究會，以爲拋磚引玉。此編著即爲同好研究成果之一。編著此書的目的，亦是爲近代化犧牲的先住民立安魂紀念碑，以償原罪於萬一。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小島麗逸記



(上) 左 蜂起前的霧社全景(採自海老原耕平、林照相館主共著《霧社討伐寫真帖》)
 (上) 右 蜂起主導者莫那·魯道(中)，右為馬赫波社的有力人士，左為布卡山社頭目。(採自佐藤政藏編著《第一、第二臺灣霧社事件誌》)
 (中) 被認定為花岡一郎、花岡二郎兩人的「遺書」的文件(一說疑係當局的偽作)。又、「橢圓內的照片為花岡一郎(臺中師範學校時代)。(來源同右)」

(下) 參加蜂起的乙種巡查花岡一郎(達基斯·諾賓，左)、警手花岡二郎(達基斯·璦伊，右)與花岡一郎夫人花子(奧賓·璦伊，右)、花岡二郎夫人初子(奧賓·達道，左)。(採自佐藤《第一、第二臺灣霧社事件誌》)





(右) 日軍使用機關槍等現代兵器，鎮壓蜂起的高山族。後來，有兩挺機關槍被蜂起方奪去引起責任問題。(採自佐藤《第一、第二臺灣霧社事件誌》)



(上) 與蜂起方部落失和的部落的高山族(當局稱他們為友番)，也被大量動員為鎮壓的尖兵。(採自海老原・林《霧社討伐寫真帖》)

(右) 漢族系臺灣人也被驅使為搬運工。(採自根上峰吉編《霧社事件東部警戒隊寫真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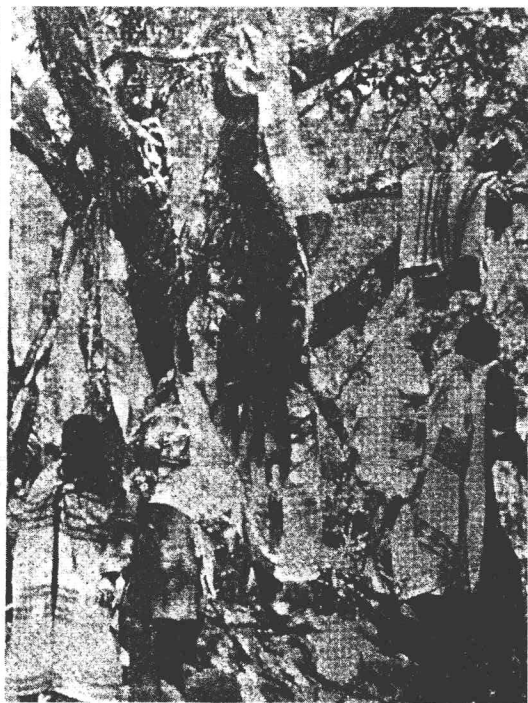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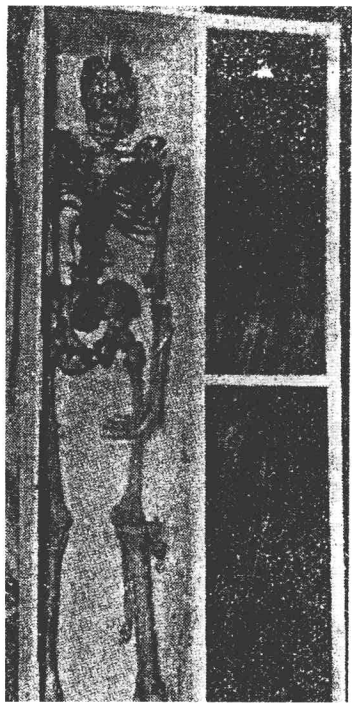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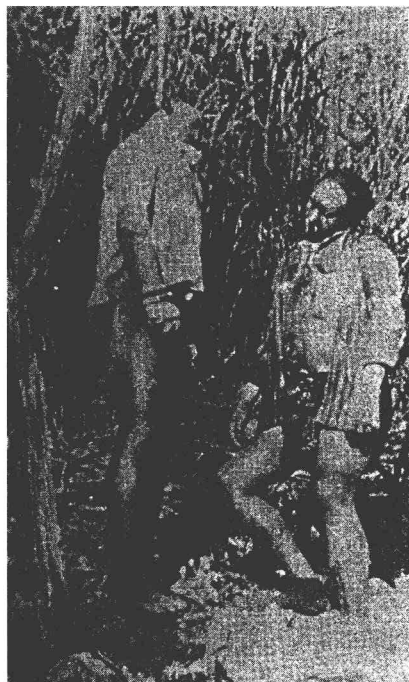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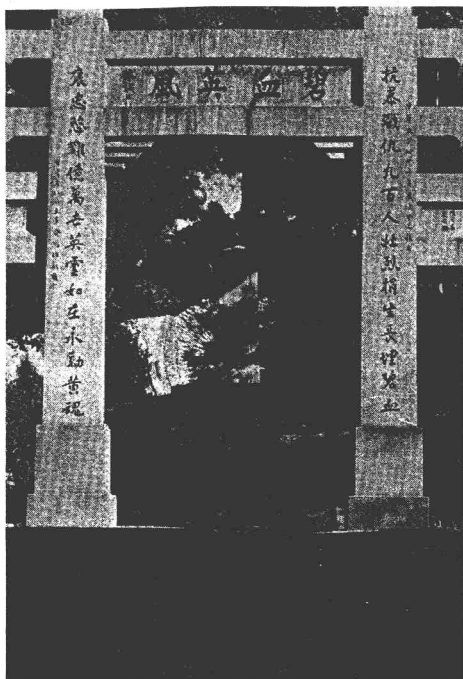
(左) 花岡一郎和他的妻子自殺的屍體。

(下) 左 莫那·魯道木乃伊化的遺骸與被認為使用於戰鬥的槍枝。按：遺骸一直到一九七三年為止，保存在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殖民地時代為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陳列室。現安葬於霧社之地。
（採自井出季和太《臺灣治績志》）



(左) 蜂起方高山族自殺現場的慘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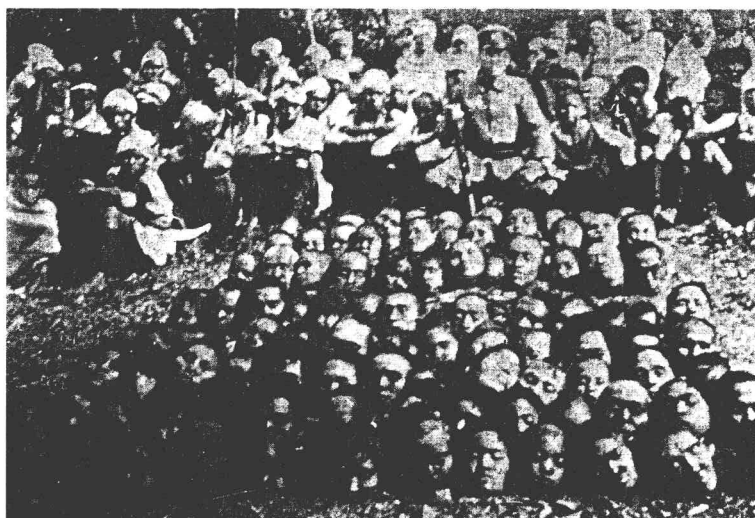




(上) 左 臺灣重歸中華民國後，由國府當局建立的抗日霧社蜂起紀念碑與莫那·魯道之墓（一九七四年春落成，在霧社入口）

(上) 右 蜂起方幹部上吊的屍體，右為達道·莫那（莫那·魯道的長子）

(下) 在第二次霧社事件中被砍頭的蜂起方高山族的首級



序——關於霧社蜂起事件之共同研究

戴國煒

一、緣起

本書的編著者，本來應該是臺灣近現代史研究會（《臺灣近現代史研究》的編輯發行母體，而該刊物的出售處為龍溪書舍，事務局為立教大學東洋史研究室轉交）才對的。可是，由於社會思想社力倡並研究會同仁亦贊成，最後決定由我以己名擔任編輯代表。

既然要用私人姓名，就似應先把我的同伴（幾乎全員留在臺灣近現代史研究會）如何參與霧社蜂起事件研究的來龍去脈交代清楚才對。

坦白說，我也相信把這段經緯留在紀錄中，必將對一直關心並期望刊行本書的諸賢，以及新近成為讀者的諸兄姊，提供一些參考。

回想起來，團隊樣式形成的是一九七〇年暑假。當時本書的少壯派執筆人宇野利玄、松永正義、何原功三君還是大學部學生。

雖未加入執筆陣容卻在研究會各層面活動為我們出力的若林正丈君，有一天夥同宇野、松永二君來到亞洲經濟研究所找我說想研究臺灣，於是邊喝咖啡，邊勸說最好作罷。我舉出兩個理由：「靠臺灣研究沒飯吃」；「從事臺灣研究不管你願不願意，總會被貼政治標

籤而招致不利。」

他們卻堅持雖然如此，仍願投入。

現在我才能說，當時能確認他們熱忱的的確非常高興。老實說我耐心等待這一天的到來，已是一段相當長的歲月。

那時候，在著實奇妙的氣氛下，日本的中國關係學界以「一個中國論」為主調音。不過，人人只是在口頭上這樣唱唱而已。從頭開始主張「一中一臺」論的保守系姑且不談。但是，「一個中國論」者，一方面把「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當作既定的前提，另一方面卻自行擴散把臺灣研究，與訪問臺灣看成禁忌的風潮氾濫，以藉口政治的最貧乏的非政治性形式邏輯，把自己的「腦筋」綁死。那種醜樣已超過「奇怪」的程度，真叫人憐憫。

在那些人士中，尤其是意識型態過剩的部份人士，竟然單純地把來自臺灣的留學生，機械式而且武斷地歸類為「國府支持者」、「國民黨的特務」或屬於分離主義集團的「臺灣獨立派」，連這種粗糙的行徑，都毫不在乎的幹。不，聽說，現在仍舊有那種人。他們就憑這種非分析性的「懶人」邏輯，來修補自以為是的「一個中國論」（通常只不過是顯然欠缺真實的空疏的東西），「安心立命」地陶醉在早已排設的「日中友好」溫泉池裡悠哉悠哉的遊玩。並且也在無意中把研究場地自行封閉為不毛之地。但是，若林、宇野、松永三君，看來不像是那類在溫水「大池」裡游泳的人士。

來日（一九五五年秋）翌年以來，孜孜不息地蒐集臺灣關係資料，而直等這麼一天來臨

的我，哪會不欣喜雀躍！

暑假中某一天，邀請了舊識池田敏雄氏（平凡社），與已發表了霧社訪問記的一部份的中川靜子、大田君枝二女士，到習志野的寒舍，展示了些許收藏，並就共同研究的可能性試作初步的商討。接著，也試著找研究所以來的朋友加藤祐三氏（當時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服務），也給亞洲經濟研究所的小島麗逸與矢吹晉（現任教橫濱市立大學）兩學兄打招呼。結果，大家都很贊成而決定湊成研究。

二、為什麼要從事霧社蜂起事件的共同研究？

聚集的成員包括在野的研究者在內，專門領域網羅各類。其獨特性至今依然成為臺灣現代史研究會珍貴的特色。

順便說明，後來參加研究會的有：河原功君，當時專攻日本文學的大學生；松田（現改姓金子）（HARUHI）君，是選擇萬國語運動史為畢業論文題目的大學生；頂尖「怪胎」，當屬專攻高分子化學博士課程的研究生春山（當時姓薛）明哲君。

草創期的這種獨特性與年齡差距（當時它就照樣表現成對臺灣研究的研究經歷的差異），當然劃定了共同研究上的課題選擇、架構設定、方法論建構、研究進度的展開等層面。

我們之所以選擇霧社蜂起事件為共同研究的第一個主題，並不是完全沒有時代性的情況（它的中心不待說，是「越戰」、「文革」世界性規模的學生造反）所促成的地方。然而，比它更需要的是要把會員富於變化的專攻領域，和十二分足夠吸引問題關心的主題，來作為最大公約數。即使是為了讓研究會落實並長期維持下去，霧社蜂起事件應屬最好的選擇。

我們同仁所關心的共同且最大的架構，在於嘗試把焦點放在臺灣來追蹤近代中日關係史，從多角、多層的方式加以定位，並且也把雙方的相互關聯性放入視界。

由上述的脈絡延伸到澄清位於最底層，且一直遭受虐待的人們悲壯淒慘的事件，並披露真相給外界，儘管係屬樸實卻能充分體現時代精神，這項有意義的「工作」，就是我們立志挑擔的。（至於研究的今日意義，已在本書的〈霧社蜂起事件的概要與研究的今日意義〉陳述，故不在這裡重複）。

三、我們嘗試的研究方法

我曾經在《臺灣近現代史研究》創刊號（一九七八年四月三十日刊）的「補白」（編輯後記）裡，記下了同仁間默契事項——（一）不期待；（二）希望不受「正統」與既存框架的約束；（三）不把「政治」帶進研究會裡。

上述三個默契事項，不但從開頭就共同抱持，也隨著研究會的進展而越發堅定。以這個默契事項作前提，我們又確認下述的另一項重要立場，並且自認一直堅持下來。

那立場就是：不問國籍如何，目前的會員，不能也不該替臺灣的少數族群「高山族」（本來宜稱呼為Native Taiwanese 或臺灣先住民，但似乎尚未成熟，因此本書使用現在中國大陸與臺灣共同用的漢語式表現——高山族），寫他們的反抗史。

我們預見在不很久的將來，從高山族社會的內部，定會興起以少數民族自己所作的復權運動，以確立創造歷史的主體性為中心而追求自我認同的運動，並且也期望它的實現。

我們設想在運動過程中逐漸成長的高山族的寫作者，爲了要摸索通到自己的未來的路，可能會邊反芻邊追蹤自己民族一直背負的光榮史實與長期以來被迫忍受的沉重且黑暗的過去。

我們的共同研究，可說是預埋伏線，替高山族的寫作者可能嘗試的作為「牽線」，把這作業列爲自己的課題之一。推行課題上最大的作業，不用說當然是相關資料的蒐集與批判。

此外，站在「文明」的一方（它是侵犯的一方，憑自以爲是的邏輯和欲念，斷定少數族群爲未開化、野蠻，傲慢地想讓他們被自己的文化同化的人們）的我們同仁（不問是漢族系中國人或日本人，就算時間上有前後之差，全都已弄髒了手），爲了自己本身的人性救濟，更要爲了弄清楚自己的責任所在起見，把事件的全貌，由會員各自透過各自專業去努

力加以闡明。

至於成果的當否？只能衷誠等候讀者諸賢的指正。

四、所剩工作與謝辭

首先必須提到的是明知其「存在」卻未發現的資料。其中最重要的該是河本大作的「調查報告書」（我暫定的標題）。當一九三〇年十月霧社蜂起事件發生時，河本已因張作霖炸死案而被編入預備役（一九三〇年七月）而在賦閒。當時的政友會幹事長森恪，多少是認為可供濱口內閣倒閣與對於包括「滿、蒙」在內的中國民族政策作參考，把河本大作隱密地派到臺灣。據說河本在回國後寫成「報告書」，並分發給軍政界。據聞該報告書，是件足以洞察事件真相的優異傑作，冀望對於該報告書的存在有所知悉者，不吝惠示。

其次，在我們的研究中，除在本書公開發表的部分以外，還有涉及軍事的部分。預定另外作成報告書，擇日把它公開刊行。我們的工作只不過是開頭的一座里程碑，懇望能夠藉此拋磚引玉，見得到更優異的研究成果的刊行。再者，就算一點點也好，如果本書能夠對依舊把高山族看成臺灣的嗜血生番，滿腦子夢幻的南方野蠻人的人，改正原先偏見發生效果，那真是喜出望外了。

最後特別提起的是，對於新近加入為會員就辛辛苦苦擔任執筆的田中宏兄；入會並強力

支援活動的井口晃、小澤英輔、岡崎郁子、克利斯汀·丹尼爾斯（Christian Daniels）、金子文夫、佐伯有一、田中生男、陳正醞、林正子、檜山幸夫、福崎久一、森久男諸氏；提供珍貴資料與證詞的山上的人們；漢族系臺灣人而不願公開姓名的諸賢；故吳濁流、故葉榮鐘、故江川博通，以及稻垣真美、坂口禰子、鈴木秀夫、瀨川孝吉諸位，我衷心感謝。

還有，對耐心等待公開刊行的社會思想社，安排成書契機的田村研平氏，以及為編輯與校對而辛勞的田中轟人總編輯，我也要表示謝意。

一九八一年三月吉日

當對本書再校時，忽接池田敏雄氏的訃聞（三月三十一日）。只能說一句：痛心至極。

對臺灣各島嶼的民俗寄予極大關心，且對該地住民灌輸無限愛情，留下輝煌功績——《民俗臺灣》誌、《臺灣的家庭生活》等名著的池田先生，我要衷心向他表示哀悼。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日

戴國煒識

臺灣霧社蜂起事件
——研究與資料——

目

錄